

汪大文尚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“立雪程门”时的情景，程十发两道粗黑浓密的眉毛，加上一丝不苟的板刷头，俨然是一副不怒自威的严师风范。作为国家布置的任务和使命，程十发对于自己首位弟子的要求的确格外严格，不过俗话说得好，“严师出高徒”，老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汪大文尽早学有所成。认真的程十发在第一堂课上就亲手制订了详细的教案，并罗列出完整的阅读参考书目。不仅要临摹，还要写生，练习书法，学习诗词……汪大文至今铭记老师当年的教导：“要从唐人宋人的画作开始临摹，打下良好的基础。如果学不到唐风宋韵，至少还能追摹明清笔墨。好比攀登珠穆朗玛峰，即使爬不上，依旧能站在高峰，如果爬一座小土丘，一旦掉下去，岂不跌入沟渠？”

正是这样通过对传统中国画正脉手追心摹的不断追求，汪大文打下了深厚的传统中国画基础。“我有时候跟当年的老同学聊天，大家依然觉得那段四年的画院求学的时间是最愉快的，1964年以后我们算毕业了，就留在画院了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回想往昔，老先生们把我们当宝贝一样，怎么培养每一步都安排得非常好。”汪大文至今对恩师程十发的一番教导深有感触，“他说我们画国画的，应该首先解决古为今用的问题，先继承遗产，发扬民族绘画为前提，民族的东西是一个核心。”

不似之似，实现艺术飞跃

“改革开放”之后，已经小有名气的汪大文过了一段“颇为幸福的生活”，她几乎天天伴随在程十发老师的身边，从内蒙古到洞庭，从黄山到北京……聪明的她看老师挥毫作画，细致耐心地模仿老师的作品，从中学到了许多笔墨技巧与构图方法，画技大进，一度学得几可乱真。一时间，荣宝斋、朵云轩、友谊商店等纷纷前来订画，日子过得宽松舒适。

“如果当初我留在国内，或许我的风格永远就是模



程十发，汪大文合作《春江花月夜》。

仿老师的，一成不变。所幸的是，我大胆地走了出去。”自1981年起，年过40的汪大文带着自己10岁不到的儿子走出国门，在异乡开始了自己新的起步。当初的这个决断使她承受了很大压力，但回头看来，她的确成功了：无论在香港还是在纽约，汪大文始终很活跃。创作精力旺盛的她时而画荷花，时而画观音，时而又画起了牡丹……每次拿出的作品都令人耳目一新，甚至得到了众多西方人的喜爱与追捧。

1981年，怀揣着仅有的400美元，汪大文母子俩踏上了美国的土地。惴惴不安的汪大文带着老师程十发的介绍信，叩开了在美国上流社会素有“C.C王”之称的著